

情幽夜夏

西班牙伊巴涅思著

戴望舒譯

上海大光書局印行

良夜幽情曲

Ibanez, V. B.
(西班牙)伊巴涅思著

戴望舒譯

上海大光書局印行

中華民國廿四年八月四版

原定價 大洋四角五分
減定價 大洋一角三分

翻譯者 戴 望 舒
出版者 大光書局
發行者 陳 荇 蓀
印刷者 大光書局印刷所

上海帖鐵路六十四號

大光書局總發行所

電話九三四五七號

版權所有不准翻印

目 次

譯者題記.....	1
愁春.....	5
天堂門邊.....	17
良夜幽情曲.....	27
最後的獅子.....	59
蠶婦的女兒.....	73
牆.....	89
夏娃的四個兒子.....	97

譯者題記

西班牙的伊巴涅思(Vicente Blasco-Ibanez 1867-1928)是我許多歡喜讀的作家中的一個。他的木炭畫似的風格和麥紐艾(menuet)似的情調是我所十分愛好的。在閒空的時候，我隨便將他的短篇譯了些；這完全是由於我對於他的過分的愛好的本能的衝動。

關於伊巴涅思的生平和著作，已經有好幾種刊物介紹過，在這裏我不用來多說了。這本集子裏所包含的短篇十三篇，大部份是從法國梅奈特易

艾(F. Menetrier)所譯的伊氏短篇集“西班牙愛和死的短篇”(Contes espagnols d'amour et de mort)裏轉譯來的;“奢侈”一篇是從一個美國無名譯者所譯的“最後的獅子”集(The Last Lion)中譯來的。此外,“良夜幽情曲”和“夏娃底四個兒”是友人杜衡翻譯的,他所根據的本子是桑頓·拔忒胡思(Thornton Butterworth)書店出版的“癡狂的處女們及其他短篇小說”(The mad virgins and other stories。)前一篇的英譯者是阿述·李文斯頓(Arthur Livingston),後一篇是約賽·巴亭(Jose Padin。)法譯本和英譯本的出入處頗多,我們的譯文有很多參酌兩種本子的地方。

伊巴涅思在中國是常被說起的,但是短篇除了周作人先生譯過他一篇“意外的利益”(載現代小說譯叢)外,我還沒有看見有人翻譯過;這本書或許能將我們所常談起而還沒有相識的有趣的人物介紹給我們晤談:這是我所希望的。他的長篇傑

作“小屋”(La Barraca)已由友人孫昆泉君譯出；他的最受一般人歡迎的長篇小說“啓示錄的四騎士”(Los Cuatro Jinetes del Apocalipsis)聽說也由李青崖先生譯成中文了。這是一件可喜的事。

在譯者把這本集子編好的時候，伊氏的死耗傳來了，於是這本集子便成了對於他的記憶的獻納。

此外，我要敬謝孫春霖先生，他爲我做了一篇伊氏的評傳，附在本書的下集後，我想這樣可以幫助我們了解伊氏的著作。

原书空白页

愁 春

年老的篤福爾和那少女是他們的一個被不停的出產所汲盡的花園的奴隸。

他們又可說是兩株生長在這塊並不比一方手帕大些(這是他們的鄰居說的)的地上的樹木；從這地上，他們用勞力去取出他們的麵包來。人們看見他們不停地彎身在地上，而那少女，雖然看過去很弱小，也像一個真正的傭工似地工作着。

人們稱他爲鮑爾達，因爲那篤福爾老丈的先妻，爲要使她的沒有孩子的家庭快樂些，所以纔從

育嬰堂中領了她來。她在這小小的花園中長大起來一直到十七歲(然而看去却像十一歲)；她是那樣地纖弱，肩兒很狹，胸膛縮進而背脊彎曲。這小女孩乾咳着；這種乾咳不停地使她疲勞，又使那些和她一同到市上去的她的鄰女們和村婦們不安！任何人都愛她；她是如此地勤勞！在黎明之前，人們已經看見她寒顫着在採蛇莓或是在剪花枝了。當篤福爾老丈來灌溉時，她勇敢地拿起鶴嘴鋤，在黑夜裏在畦上開掘一道水路，使那乾渴又焦炙的泥土帶着一種滿足的咕嚕咕嚕聲音把水吸盡。當人們輸送貨物到馬德里去的那些日子，她便像瘋人一般地在花園中跑來跑去，搶掠那些花畦，一捧一捧地將那些丁香花和薔薇花抱出來，給那些包捆貨物人裝在大筐子裏。

要用如此一小塊的地來生活，是必須要向一切羅掘，必須要不讓那塊地休息一刻，必須要像對一頭要鞭策後纔肯走的不馴的牲口一般地對付

牠。這只是一片極大的地產中的一小塊地，那大地產從前是屬於一個修道院，而那革命在取銷援助的財產時將牠分碎了的。現在那漸漸地闊大起來的城市，強迫要將這花園消滅在新的建築下，而那篤福爾老丈，在不停地嫌惡這負心的土地時，一想到那地主被利餌所引誘，會決意將牠賣去，他就戰慄起來了。

篤福爾老丈在那裏工作着已有六十年了：“他的血是在那裏！”沒有一塊泥土是沒有出息的！在這花園的正中，雖然如此地小，人們總看不出低牆來，牠們都被樹木和植物的亂叢所遮住了：枇杷樹，木蘭花，丁香花的疊級，月季的叢簇，素馨和風車花的稠密的花架：那一切可以生利的東西，因為城裏人的傻呆而值錢的。

那個對於自然的美沒有感覺的老人，會把花枝像野草一般地一把一把的割下來，又把那絕好的菓子滿裝在場車上。這個不會滿足的老吝嗇人

犧牲了那可憐的鮑爾達。在咳嗽得喘不過氣來時，只要稍稍地休息一下，她就聽見那些威嚇的話，或是接受到一塊稱為粗野的警告的，打在肩頭的泥土。

那些女花園匠們，她的鄰女，都代抱不平。他正在弄死這小女孩：病沉重起來了。可是他老是作那同樣的回答。工作是應當有勁：當關於那付地租的問題時。地主是不會像聖約翰和聖誕老人樣地接受正理。那小女孩的咳嗽，也不過是習慣的事：因為她每天吃一磅麵包，和蒸飯罐中的她的一小份，有時甚至美食，譬如胡蔥薰腸。禮拜天，他讓她去閑散，又像一位貴女地叫她去做禮拜去。還不到一年之壽，他曾經給她三個貝色達（西班牙的銀幣名）買一條裙子。而且，他可不是她的父親嗎？那年老的篤福爾，正如一切拉丁族的農夫一樣地，用那古羅馬人的態度來認識父權……對於他們的子女操有生死之權；他在心底無疑地懷着慈愛，但是只用

着皺眉，有時是棒打，來將那慈愛表現出來。

那可憐的鮑爾達是從來不出怨言的。她也很願意努力工作，可以不失去這塊小小的地；因為在這塊地的小徑中，她似乎還看見那個年老的女花園匠的打補的短裙飄過，她稱這人爲母親，當她被她的粗糙的手所撫愛時。

她在世上所愛的一切都在那裏：那些從小就認識她的樹木，那些在她的無邪的靈魂中喚醒了一種廣泛的母性觀念。牠們是她的女兒，是她兒時的惟一的洋囡囡。每天早晨，她看見牠們開了新花，總同樣地感到驚異。她看着牠們生長，從牠們畏怯地像躲藏似地收緊了牠們的花瓣的時候，一直到牠們用一種忽然的大胆放出牠們的色彩和芬芳的時候。

那花園爲她調和着一個不絕的合奏曲，在這曲中，那色彩的和諧混和到那樹木的幽響和那繁生着蜩斗，又被葉子所遮住的，像一條牧歌的溪流

般發着聲音的泥濘的水溝的單調的歌聲中去。

在烈日當空，那老人去休息的時候，鮑爾達來來往往地走着，驚賞着她的穿着節日的華服來慶祝季候的家庭的美。多麼美麗的春天！無疑地那仁善的上帝已離開了天堂到人間來了。

那些白錦似的略帶憔悴的百合花直立着，正如那可憐的鮑爾達多次在畫圖中驚賞着的在裝扮着赴舞會去的姑娘一般。和那些肉色的茶花使人想起那些微溫的裸體，那些懶懶地伸着的貴夫人們來…那些紫羅蘭，做着嬌態，躲藏在葉子中，從牠們的芬芳中表顯出牠們自己來。那些黃色的雛菊散佈着像沒有光澤的金鈕子一樣；那些丁香花，正如一個紅帽的革命黨的頰崩一般地，遮滿了花畦，又向小徑襲擊。在上面，木蘭花飄蕩着牠們的正如象牙的香爐一樣的白色的杯子，吐出一縷比寺院的香更馥郁的香。那些三色堇，狡猾的魔鬼，在將牠們的紫色天鵝絨的帽子和牠們的生鬍子的

臉兒從叢葉中伸出來，似乎睜着眼睛向少女說着：

——鮑爾達，我的小 鮑爾達，我們正被燒炙着。看上帝面上！弄些水來……

是的，牠們是這樣說；鮑爾達聽得牠們，不是用耳朵，却是用眼睛的；而且雖然她的背脊疲乏得要折了，她還跑到水溝邊去灌滿了噴水壺，把這些無賴行洗滌，牠們呢，在灌水治療之下，感激地向她鞠躬。

在割着花枝時，她的手是時常顫抖的。她甯願讓牠們在原處枯乾；可是應當賺錢，爲了這事，須得裝滿了那些人們運送到馬德里去的筐子。

她很羨慕那些旅行去的女子。馬德里！……那是怎樣的？……她看見一座神仙的城市，有華麗得像童話中一樣的宮殿，燦爛的磁廳，在那裏明鏡反映出萬道光線，和炫耀着她的花枝的美的美麗的貴婦們來。這個幻景的活躍是如此，這個她似乎已在別個時代中，在她未生之前完全看見過。

在那馬德里有位青年先生，地主的兒子，當他小的時候，他是常和她一起頑耍的，可是去年夏天，當他已變成一個漂亮少年來參觀地產時，她一看見了她就羞跑了。哦！溫柔的記憶啊！她一想起他們在兒時兩人在一塊兒，坐在一個土堆上，聽人講那被人輕蔑，又忽然變成一個漂亮的公主的灰姑娘的故事的時日的時候，她的臉就紅了。

那被棄的女孩們的永遠的夢想於是用牠的金翼來撫她的前額。她看見一駕華麗的馬車停在花園門邊；正如在傳說中一樣，一個美麗的婦人喊她：“我的女兒！……我終究又找到你了！”隨後她有華麗的衣衫和一所宮殿做住所；最後，因為不是任何時都有王子可以嫁的，她和這“青年先生”結婚已很滿足了。

誰知道呢？……可是在她的夢想的最熱烈時，實現便在一個粗蠻的形式下來喚醒她；這就是從老篤福爾擲過來的土塊，他同時還用一種嚴厲的

聲音向她喊：

——快啊！是時候了。

她於是重新去工作，去使用那花枝來掩護一切的煩言的泥土受苦了。

白熱的太陽燒着那花園，甚致使樹皮都爆烈了！在那些微溫的早晨，那些勞動者揮汗工作着，正如在正午時一樣；然而鮑爾達是漸漸地消瘦下去了，而她的咳嗽又厲害了。

那色彩和生命，似乎被她用一種不可言說的悲哀吻着的花枝，從她的憔悴的臉兒上竊取去了。

任何人都沒有請醫生這個念頭。有什麼意思呢？請醫生要付許多錢，而篤福爾老丈對他們又沒有信仰。禽獸沒有人那麼聰敏，牠們既不知道醫生，又不知道藥品，然而牠們身體並不比人壞些。

一天早晨，在市上，鮑爾達的伴侶們憐惜地注視着鮑爾達切切地私語着。她的病人的，聽覺尖銳的耳朵什麼都聽到了……她是在落葉時將要死去